

澳洲布莱克节日游行 法轮功获三连冠

（明慧记者蕴韵澳洲悉尼报道）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澳洲悉尼布莱克镇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第十二次受当地市政府的邀请参加，并再度被邀请作为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法轮功团体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三次获得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大游行冠军奖。

当天的游行队伍由七十二个社团约一千七百人组成，路旁聚集了上百万民众观看。法轮功“天国乐团”雄壮恢弘的气势、仙女队的超凡风姿，赢得人们的喝彩。精美的花车上，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舒缓而祥和。法轮功队伍展示了修炼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文化之美。

布莱克市市长艾伦·彭德尔顿说：“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一直是很棒的！我觉得非常壮观，色彩绚丽。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



图：市长（左）在市政府议员会议上为法轮功团体代表颁奖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修炼。◇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被加速揭开

（明慧记者荷雨综合报道）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原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闯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未遂，薄熙来图谋篡权败露被查办。媒体披露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中共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集团灭绝迫害法轮功的惊天黑幕在被加速揭开，“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开始广泛为国际社会所确认和抵制。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二零一一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份，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

对此，《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作者、最早展开独立调查中共活摘法轮



图：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左）

功学员器官问题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认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展。“这表明，美国政府认为活摘器官事件的证据充份，足以取信。国际法庭应法办这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迫害元凶。”他们相信江泽民、薄熙来、罗干等人将难逃法网。◇

李永弘自诉在德阳监狱遭受的迫害

四川省德阳监狱（对外又称德阳市九五厂）是四川省集中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迫害手段非常残暴阴毒。恶警公开叫嚣：“只要不把你弄死，都叫‘学习’！”对外宣扬的春风化雨的转化工作，本质上全是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在对法轮功学员长期的迫害中，德阳监狱形成了一整套迫害体系和各种阴毒的迫害手段，其中之一便是恶警以给好处（免去奴工劳动、减刑）为诱教唆、指使监狱的犯人充当其打手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以下是法轮功学员李永弘自诉在德阳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我从成都市郫县看守所被送到德阳监狱入监队。因为我拒绝唱改造歌，纪律组长王波（犯人）伙同周立伟（犯人）、吴彬（犯人）打我。随后几天，入监队大组长刘军（犯人）和王波强迫我洗冷水澡，并用水龙头对着我冲，我拒绝，王波就打我的头；我在十二月五日给湛本畅（警官）反映情况，他说要调查一下。在十二月七日下午刘军就把我往洗漱区带，王波叫上吴彬跟在后面。他们把我带到洗漱区墙角，对我拳打脚踢。途中，值门岗的警察周指导来看过一次。刘军他们看到有警察来，提前停了手。刘军对周指导耳语了几句，周指导没问我怎么回事，只对我说：“何必吃这个苦嘛！”就走了。走后，他们又继续对我拳打脚踢。当天下午，我把被打的情况告诉魏梓荣（警官），他也说要调查一下。当天晚上，我胸腔里突然疼痛，蹲下去差点站不起来，他们给我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药吃，但没有效果。深呼吸、咳嗽、脱衣服都会扯着痛。他们说怀疑有肺结核，把我送到狱内医院检查、照片，折腾了几夭，最后说不是肺结核，其实他们是想推脱责任。后来，我胸腔痛了近三十天。在参加大运动量训练后又开始吐血痰，吐了二十多天。（接第三版）



图：蒙特利尔庆祝法轮大法传世二十周年，七十多岁的金女士在发真相资料。

“要是年轻时就这样，该多幸福啊”

（明慧记者肖妍加拿大采访报道）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一大早，因自己的移民身份问题，金女士去见了移民官。她简单地叙述了炼功前的身体状况以及来到加拿大在儿子劝说下修炼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之后自己身体的神奇变化。法官听得动心了，在同意金女士留在加拿大的决定宣布后，法官表示自己以后也要学炼法轮功了。

年逾古稀的金女士选择以难民的身份留在加拿大，是因她炼了法轮功不能回中国了，以免遭中共迫害。金女士炼法轮功是因为一身病痛又无药可医，修炼后不药而愈。听起来可笑却又令人心酸的是，法轮功从中国传出，但中国人却不得不到国外来才能学炼。法轮大法传播到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各级政府褒奖数千项；唯独在中国遭受迫害。

金女士是不幸中万幸之人。带着一身顽疾病痛，七十多岁的金女士背井离乡，在加拿大自由的国土上幸遇法轮功，从此无病一身轻。

二零一二年五月五日，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于世二十周年，金女士身着鲜亮的朝鲜民族服装，站在台上，感慨地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刚修炼法轮功两年，身体原来的疾病都没有了，感到特别幸福，特别高兴。”

金女士说：“在国内的时候，大夫就说，我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增生症。骨质增生会压迫神经，导致腿走不动路。我先后用了蜜蜂针刺法治疗和台湾进口的封闭针治疗。”她

说：“来加拿大时，我带了很多药。腰痛、腿痛时，我就吃止痛片。儿子发现我吃药，疼痛也不见减缓，就跟我说：妈妈这回得听我的话，炼法轮功吧。真的照我的话试试，行不行再说。你就去试试。”

她说：“我拗不过儿子，就想，试试就试试吧。我就按照儿子的介绍，每天看法轮功的书，每天炼功两小时。两个月后，哎呀，发现浑身可轻松了。上楼梯吧，以前只能拖着脚，一阶一阶慢慢地上。炼功后不久的一天，我发现上楼梯可以一脚一阶正常地上了。”

金女士说：“我还有头痛病史。七十年代的一次车祸，脑壳撞破了，缝了好几针，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出院的一年后，我发现这次车祸

给我留下了头痛症和健忘症，再去找大夫，大夫摇摇头说，这是后遗症，没法治，只能是痛的时候吃止痛片。我痛的时候，一、二片止痛片不管用，得吃十多片。”

从车祸后的头痛症，到吃止痛药吃到胃穿孔，到后来的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金女士的大部份人生几乎是在求医问药中度过的。她说：“炼了法轮功二个月以后，腰疼、腿脚不灵都好了，没想到，头痛的病，不知不觉就没有了。以前头痛的时候，记东西一转身就忘。现在头脑非常清晰，记忆力也恢复了。”

短短两年的炼功，不仅把身体炼好了，精神也变得爽朗起来，金女士从炼功中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她说：“我想，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该多幸福啊。我现在和大法弟子生活在一起，一起修炼法轮功，感到特别幸福。我要是年轻时就能这样，该多好啊。”

金女士在中国没敢接触法轮功，多承受了十多年的病痛折磨，这是谁之过呢？而这样的事情在全中国何止金女士一人。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传出，上亿人修炼后身心受益，许多沉痾顽疾神奇般地康复，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然而一九九九年，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执意要迫害法轮功，利用军警、特务、司法等机构大量抓捕、关押、劳教、判刑及酷刑折磨修炼者，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言堂”抹黑式的舆论宣传让人们远离法轮功，使人们失去了本应该受益的机缘。◇

自焚？还是拍戏？

右边的图1是央视自焚录像中公布的王进东的一寸照，高鼻梁，高眉骨，大长方耳，下颌端正。图2是在同一录像中，自焚的王进东，短鼻子，塌眉骨，小圆耳，下颌粗壮。如果说差异是因焚烧导致的变形，那为何在头发、眉毛都完好的情况下，骨头、耳朵会被烧变形呢？

在央视自焚录像中，看上去烧相惨重的王进东，胸部和腿部的棉衣被烧破，然而夹在他被烧烂的双腿间的两只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奇迹般地颜色翠绿，且完好无损，违背常识。



任何的造假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二零零二年，自焚案的唯一采访记者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中共设立的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迫害的黑窝），被法轮功学员问及王进东双腿间的汽油瓶的事情，李张口结舌，不得不承认：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补拍”的。（文／正信）

李永弘自诉在德阳监狱遭受的迫害

(接首版)刘军说入监队有好几个警察在管,你被打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们都允许。打你算什么,如果你早来半年,把你打的更惨。他告诉我,卢心平、严小平(原德阳市二重厂职工)、邓小明等法轮功学员在入监队都挨过打。从十二月三日中午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刘军都只给我吃很少的饭。为了加重迫害,在大家训练完休息时,刘军还让我继续站军姿,并安排夹控把我守着,这样我每天都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而且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几天功夫,就把人折磨瘦几圈。由于营养供应不上,参加训练,长时间站军姿,又是冬天,我的手冻肿的象个馒头,有个手指头都冻成紫黑色了,全身也瘦成一块骨架了。有犯人偷偷的说,监狱这样做简直是惨无人道。其实犯人之所以如此有针对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恶警以给好处(免去奴工劳动、减刑)为诱教唆、指使监狱的犯人充当其打手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的。

后来,我被分到八监区,该监区实行严密的多重夹控制度。所谓多重夹控,就是安排二名夹控人员(美其名曰“信息员”)与法轮功学员在一个互监组。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与夹控人员搞好关系,监区还会安排多名犯人作为暗控人员,监视夹控人员是否尽职,是否与法轮功学员划清界限。夹控人员也不知道谁是暗控人员,所以他们不敢与法轮功学员交往过密。生活中有不如意的地方,他们就对法轮功学员呵斥谩骂,有时候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辱骂。这些夹控还说:“我们对你们好了,别人就要去告我们,我们就要受批评,以为我们被法轮功学员感化了。就希望你们到警察那儿去告我们态度凶狠,那样的话,警察对我们就满意了。”

不管是作为夹控或者暗控,都有考核加分。夹控每个月都有,表现的好,年终还有表扬。暗控加分不公开,只有几个警察和少数犯人知道他们的身份。而这些加分将作为他们今后减刑多少的依据。



德阳监狱,对外又称德阳市九五厂

监狱对所有的犯人都采用互监组制度,相互监督。但是其他的互监组都比较宽松。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则非常严格。法轮功学员吃饭、洗漱、上厕所等,随时都有人跟在你身边。法轮功学员之间严禁说话,连递个眼色、笑一下、眨个眼睛,他们都不允许。就是跟一般的犯人讲话,他们也严格监控,不允许谈论法轮功等话题,除非你“转化”了。如果法轮功学员找机会与其他犯人说了悄悄话,他们看见了就会背着你去找那个人问悄悄话的内容。夹控人员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详细了解法轮功学员的各种信息,并向转化组或者专职管教报告。比如参加劳动状况、生活习惯、个人喜好、脾气性格、谈论话题等等,都是他们的汇报内容。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监区安排我留监学习。学习组所谓的“帮教员”孟昭福、郭伟都动手打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初的一天上午,郭伟叫我去上厕所,他把我拉到楼梯拐角处,拳打脚踢了我一个多小时,直到监区内打铃点名才停止。我的胸腔内痛了二十多天。后来我向八监区六一零管教谭小明反映这个情况,他说知道了,他找郭伟嘀咕了一阵。但之后郭伟依然动手打人。郭伟叫嚣,要让你活的生不如死。另外,谭小明还唆使犯人殷万波和叶许君“转化”我,他们也在楼梯拐角等没有监控探头的地方打我,说必须“转化”。尤其,殷万波出手狠毒,一两拳、两三拳就把人打晕在地上,他还威胁我说:不转化,就把你打成内伤,内出血,外表看不出来,让你出去活不了多久,不死也

是个废人。不转化,他就叫人来群殴我。殷万波当时已经快刑满了,说不怕我去告警察。他说,警官叫他们这些人来做这个事就是想借刀杀人,警察不好做的事情,就叫他们来做。他说,他本来不想动手,但谭管教待他不错,他就动手了。

谭小明此前曾经向殷万波请教怎样“转化”我,他还夸奖殷万波办事能力强,办法多,其他人要向殷万波学习。谭小明还当着我的面给这些“帮教员”说:“黄荆条下出孝子。”

“这个黑社会对国家还是作出了贡献的。在外面,有些拆迁的事不好办,就找社会上的人帮忙。”他的意思就是殷万波、叶许君、郭伟这些黑社会成员在监狱里还是帮了他的忙。

我曾经给八监区教官田勇讲起打人这事,他故作惊讶的说: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就问一下那些“帮教员”,有没有这个事?不准打人啊。一句话就过去了。这些所谓的“帮教员”今天打这个法轮功学员,明天打那个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处罚。其实这些犯人都是在狱警的授意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象肖朋、郭伟这些“帮教员”都是田勇亲自挑选出来做转化工作的。

二零一零年,在郭伟、殷万波、叶许君的暴力下,我产生了怕心,在暴力面前妥协了,违心的说不炼法轮功了,郭伟就把我拉到田勇那里去汇报。田勇认为没有达到要求,继续强制洗脑,我按照郭伟列出的提纲写了“三书”,其中要表达法轮功学员是自愿“转化”的,还要表达出对监狱警察的感谢,达不到要求就重写。写了“三书”,他们就诱导我写歌颂监狱的黑板报稿件,上台诽谤法轮功,我不愿意。他们就安排我去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仍然对我严密监控,并且每周强制写思想汇报,其中要承认自己犯了罪,继续对法轮功表态,不合他们的意就要重写。

在德阳监狱许多法轮功学员都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打伤、打残。这就是德阳监狱对外宣扬的春风化雨的“转化”工作。◇

爸爸打消了复仇的想法

话要从九六年说起，我家五口人，我上高三，弟弟上小学，妈妈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位没有劳保的年迈奶奶。当时只有爸爸的每月三百五十元工资来维持生活，家里虽然清苦，但很快乐。

九六年，大学都已经开始并轨了，学费由每年的几百元变成了三千元左右，对于我家来说，根本付不起。爸爸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偶然的机，爸爸辞职了（正式工作），与我妈娘家的弟弟合开了一个工厂，爸爸出技术，舅舅提供资金。

筹备了一段时间，工厂就这样办起来，也开始步入正轨了。爸爸为人正直，老实，善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新生的工厂中，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都和盘托出了。

舅舅学到技术了，就想把我爸一脚踢开，用各种办法对他发难，逼得爸爸走投无路，只好退出那个付出全部心血的、没开几个月的工厂。

这时爸爸的状态很可怕，一天说不上几句话，脸色发黑，经常看到他



准备刀、绳子、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我妈妈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得不到工地打零工，维持这个家。

我马上要高考了，只要一到学校，我就控制不了情绪，因为我担心爸爸在我上学时，会做出傻事。一想到这些，我就放声大哭，老师与同学了解情况后，都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老师特许我回家复习。后来我就天天守着我爸。

没过几天，我的姑姑拿了两本书给我爸看，我抢先看了一眼封皮，《转法轮》、《修炼故事》，觉得特别好，后来爸爸看了两遍《转法轮》，我看了很多遍《修炼故事》，我感到：炼法轮功的人就好象在初中课本《桃花源记》中的人一样，善良，真诚，友好，童叟无欺；这时我的爸爸变化可大了：脸也不黑了，也爱说话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当时我家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同时也知道发生这些事背后的原由。

再后来我与爸爸参加了炼功点上的读书交流，爸爸在谈心得体会中说：如果没学大法的话，我姑娘高考后，我们家就会家破人亡。他就把他的复仇计划说了一遍。

听后我激动地哭了，真不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学法轮大法以外，还有什么能改变人心了。这泪水是感谢法轮大法与李老师的泪水。

在我及家人心目中，法轮大法李老师是救命恩人。如果爸爸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也就没有现在我们幸福的一家。（文／广东东莞长虹）◇

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常常举这样的例子来嘲笑那些有信仰的人：

教徒问神父：“我可以在祈祷时抽烟吗？”结果遭到神父的严厉斥责。而另一教徒问：“我可以吸烟时祈祷吗？”他的请求却得到允许。

喜欢讲这个笑话的人往往据此讽刺：那些道德善恶都是不可靠的，无法有具体标准衡量的。因为他们认为：“祈祷时吸烟”和“吸烟时祈祷”是完全对等的两件事情。然而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表面状态的确类似，但是体现出来的他的态度和趋势，在很多时候却是截然相反的。比如一个人在吸烟时，想起来了改正，然后去祈祷和洗心革面，这是从恶习中回升的开端。而在祈祷时，出于无聊和注意力不集中，从而无所顾忌地去吸烟，则是走向堕落的起始。

就好比冰融化成水和水结成冰这两种过程，在零度冰点时，都有一段冰水共存的阶段。表面上看，这两

可以吸烟时祈祷吗？



个过程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且这两个阶段的状态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趋势是截然相反的，这个短暂的过渡期过去后，一边是完全只剩了水，一种是完全只剩下冰。

以中医为例，古代的中医把人的

道德败坏当作人得病的根本原因。著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人是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组成。精神世界的道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实是非同小可的，也许有着非凡的来源。比如，人刚开始做坏事时，往往都体会到过违背良心时的负罪感，也有蹉跎岁月时的空虚感，虽然这些东西（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当它们出现时，却往往会觉得这种悔恨或自责是十分真切的，而且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是来自“真正的自己”的。这种切己的感受其实未必不如“视觉”和“触觉”来的真实。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这种道德因素，这才是和“真正的自己”直接相通的。

认识不到精神存在的实证科学，更无法认识道德的实质，对于善恶有报这些因果关系就探测不到，也就无法认识道德是控制我们人类生活和宇宙存在的根本规律。（摘编自《人类文明与人体生命之正见》）◇